

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

历代情贞故事会

百年好读编辑部 著

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书 名：问世间情为何物书系 —— 历代情贞故事会

作 者：百年好读编辑部

出 版 社：珠海百年电子音像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06-7

ISBN：7-90048-00-67/I · 118

定 价：12.00

目录

○范希周	1
○盛道	5
○祝琼	6
○天台郭氏	7
○罗敷	9
○李妙惠	12
○卢夫人	15
○金三妻	16
○申屠氏	19
○王世名妻	21
○惠士玄妻	24
○从二姑	25

○狄阿毛妻	26
○柳湖谢氏	28
○史五妻	29
○王氏妇	29
○徐君宝妻	32
○邓廉妻	33
○独腕尼	34
○海昌董氏	35
○章纶母	36
○歌者妇	38
○美人虞	39
○随清娱	41
○邺中妇人	42
○张宁妾	44
○绿珠	46
○戚大将军妾	51
○张小三	53
○高娃	56

○杨娼	57
○韩香	59
○关盼盼	60
○李姝	64
○沈真真	66
○齐锦云	67
○王四儿	68
○朱葵	69
○鲁陶婴妻	74
○虞氏	75
○楚贞姬	76
○张美人	77
○济南张义妇	78
○皇甫规妻	79
○黄帛	80
○剑州民妇	81
○吴金童妻	81
○李真童	85

○范希周

建炎庚戌岁，建州贼范汝为因饥荒，啸聚至十余万。次年春，有关西人吕忠翊，受福州税官。方之任，道过建州，有女十七八岁，为贼徒所掠。汝为有族子名希周，本土人，年二十五六，犹未娶。吕监女为希周所得。希周知为宦家女，又有色，性复柔和，遂卜曰，合族告祖备礼，册为正室。是冬，朝廷命韩郡王统大军讨捕。吕氏谓希周曰：“妾闻贞女不事二夫，君既告祖成婚，则君家之妇也。孤城危逼，其势必破。君乃贼之亲党，其能免乎！妾不忍见君之死。”引刀将自刎，希周急止之曰：“我

陷贼中，原非本心，无以自明，死有余责。汝衣冠儿女，掳劫在此，大为不幸。大将军将士皆北人，汝既属同方，或言语相合，骨肉宛转相遇，又是再生。”吕氏曰：“果然，妾亦终身无再嫁理。但恐为军将所掳，誓不再辱，惟一死耳！”希周曰：“吾万一漏网，亦终身不娶，以答汝今日之心。”先是，吕监与韩郡王有旧。韩过福州，辟吕监为提辖官，同到建州。十余日城破，希周不知所之。吕氏见兵势甚盛，急就荒屋白缢。吕监巡警之次，适见之，使人解下，乃其女也。良久方甦，具言所以。父子相见，且悲且喜。事定，吕监随韩帅归临安，将改嫁女。女不欲，父骂曰：“汝恋贼耶？”吕氏曰：“彼虽名贼，实君子也。但为宗人所逼，不得已而从之。在贼中，常与人作方便，若有天理，其人必不死。儿今且奉道在家，亦足娱事二亲，何必嫁也。”

绍兴壬戌岁，吕监为封州将领。一日，广州使臣贺承信，以公牒到将领司，吕监延于厅上。既去，吕氏谓吕监曰：“适来者何人？”吕监曰：“广州使臣。”吕氏曰：“言语走趋，宛类建州范氏子。”监笑曰：“勿妄言，彼自姓贺，与汝范家子毫无相惹。”吕氏嘿然而止。

后半载，贺承信以职事复至吕监厅事，吕监时或延以酒食。吕氏屡窥之，知实希周也。乃婉诉其父，因饮酒款熟间，问乡贯出身。贺羞愧曰：“某建州人，实姓范，宗人范汝为者叛逆，某陷在贼中。既大军来讨，城陷，举黄旗招安。某恐以贼之宗族，一并诛夷，遂改姓贺，出就招安。后拨在岳承宣军下。收杨么时，某以南人便水，常在前锋，每战某尤尽力，主将知之，贼平后，遂特与某解繇。初任和州指

使，第二任授合州监，以缺远，逐只受此广州指使。”吕监又问曰：“令孺人何姓，初娶再娶乎？”范泣曰：“在贼中时，掳得一官员女为妻。是冬城破，夫妻各分散走逃，且约苟全性命，彼此勿娶嫁。某后来又在信州寻得老母。现今不曾娶，只有母子二人爨妾一人而已。”语讫，悲泣失声。吕监感其恩义，亦为泣下。引入中堂见其女，留住数日，事毕，令随希周归广州。

后一年，吕监解满，迂道之广州。待希周任满，同赴临安。吕得淮上州钤，范得淮上监税官。

范子作贼，吕氏从贼，皆非正也。贪生畏逼，违心苟就，其实俱有不得已者焉。既而鰥旷相守，天亦怜其贞而终成就之，奇哉！

○盛道

赵援姜，资中盛道妻。建安五年，道坐罪，夫妻闭狱。子翔，方五岁。姜谓道曰：“官有常刑，君不得免矣！妾在，何益君门户。君可同翔亡命，妾代君死，可得继君宗庙。”道依违数日，姜苦劝之，遂解脱，给衣粮使去。姜代为应对，度道走远，乃告。吏杀之。后遇赦，父子得还。道虽仕宦，终不再娶。

羊角死生之义，不谓见于闺阃。

○祝琼

德兴祝琼妻程氏，生二子，曰萃，曰英，母子悉被姚寇虏去。琼不爱重赏，遣人赎之。寇不满意，第许赎其长儿萃，而犹执程氏与幼儿。程氏泣谓赎者曰：“吾终不辱吾夫”。至盘田坐麦畦中，指寇大骂。寇怒而毙之。越三日，有族人过其地，见小儿走入麦畦中，就而视之，见程氏尸在。死且三日，又值大暑，面色如生。而儿三日无乳不死。族人归报琼，琼疾趋收其尸，抱其子归。琼亦终身不再娶。

○天台郭氏

郭氏天台人，嫁为某卒妻，殊有姿色。千夫长李某心慕焉。会卒远戍，李日至卒家，百计调之，郭氏毅然不可犯。夫归，具以白之。一日，李过卒家，卒忆前事，怒形于色，亟持刃出，而李已脱走，诉于县。案议持刃杀本部官，罪当死。置之狱中，郭氏躬往餽食。闭户业绩纺，以资衣食。久之，有叶押狱者，尤有意于郭氏。乃顾视其卒，日饮食之，情若手足。卒感激入骨髓。忽传有五府官来，盖斩决罪囚者。叶报卒知，卒谓郭氏曰：“我死有日，此叶押狱未有妻，汝可嫁之。”郭氏曰：“汝以我色致死，我又能再适以求生乎！”既归，持二幼儿痛泣而言曰：“汝父行且死，汝母死亦在

旦夕，我儿无所倚，终必死于饥寒，今将卖汝以活性命。汝归他人家，非若父母膝前，仍自娇痴为也。”其子女颇聪慧，解母语意，抱母而号，引裾不肯释手。遂携二儿出，召人与之。行路亦为之堕泪。富室有怜之者，纳其子女，赠钱三十缗。郭氏以二之一具酒馔，携至狱门，愿与夫一再见，叶听入。哽咽不能语，既而曰：“君扰叶押狱多矣，可用此少答之。又有钱若干，可收取自给。我去一富家执作，恐旬日不及见君也。”饮泣而别。走至仙人渡溪水中，危坐而死。是水极险恶，竟不为冲击倒仆。人有见者，报之县。往验得实，皆惊异失色，为具棺敛葬之，表其墓曰“贞烈”。宣抚使廉得其事，原卒之情，释之。富家遂还其子女，卒亦终身誓不再娶。

始以色采动人，累夫于死。卒能以节动人，

脱夫子死。世之娶妇，每求美而不求贤，其自为亦拙矣。

长安大昌里人，有仇家欲报之而无道。劫其妻父，使要其女。父呼其女而告之。女计念：不听，则杀父，不孝；听之，则杀夫，不义。欲以身当之，应曰：“诺，夜在楼上，新沐头，东首卧，则是矣。妾请开户俟。”仇家至，断头持去，视之，乃其妻头也。仇家痛焉，遂释，不杀其夫。此女不忍其夫，宁自忍也。郑雍姬之见偏矣哉。

○罗敷

邯郸秦氏女，名罗敷，嫁邑人王仁。仁为赵王家令。敷出采桑于陌上，赵王登台见而悦

之，因置酒欲夺焉。敷善弹箏，作《陌上桑》之歌以自明，赵王乃止。其一解云：

“日出东南隅，照我秦氏楼。秦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罗敷喜蚕桑，采桑城南隅。青丝为笼系，桂枝为笼钩。头上倭堕髻，耳中明月珠。缃绮为下裙，紫绮为上襦。行者见罗敷，下担捋髭须。少年见罗敷，脱帽着帩头。耕者忘其犁，锄者忘其锄，来归相怨怒，但坐观罗敷。”

其二解云：

“使君从南来，五马立踟蹰。使君遣吏往，问是谁家姝。‘素氏有好女，自名为罗敷。’‘罗敷年几何？’‘二十尚不足，十五颇有余。’使君谢罗敷：‘宁可共载不？’罗敷前致辞：‘使

君一何愚？使君自有妇，罗敷自有夫。’”

其三解云：

“东方千余骑，夫婿居上头。何用识夫婿，白马从骊驹。青丝系马尾，黄金络马头。腰中鹿卢剑，可值千万余。十五府小吏，二十朝大夫，三十侍中郎，四十专城居。为人洁白皙，鬢鬢颇有须。盈盈公府步，冉冉府中趋。坐中数千人，皆言夫婿殊。”

一解，极慕己容色之美。末解，画出一个风流佳婿。夫妇相爱之情，隐然言外。赵王闻之，亦不觉惭矣。

○李妙惠

李妙惠，扬州女，嫁与同里举人卢某为妻。卢以下第发愤，与其友下帷西山寺中，禁绝人事，久无家音。

成化二十年，有与同名者死京城，乡人误传卢死，父母信之。居无何，岁大饥，维扬以北，家不自给。父母怜李寡贫，欲夺其志，强之不可。临川盐商谢能博子启，闻其美且贤也，致币请婚。李自缢者再，公姑患之。时李之父在外郡，训乡学。李母偕邻妪劝谕殷勤，防闲愈密。李日夜哀泣，闻者为之堕泪。既知势不可解，乃勉从焉。缄书与父诀，词甚惨。及归谢家，抗志益笃。谢之继母，亦扬州人，与李